

侯曜著歌劇本

復活的國魂

何心澹題



復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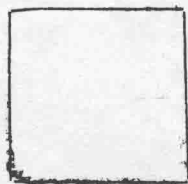
侯曜 著 歌劇本

復
活
的
國
魂

天津大公報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廿日初版

復活的國魂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纂輯者

侯

曜

印刷者

大公報社承印部

發行者

大公報社出版部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分售處

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
及各大書局
國聞週報分發行所

復活的國魂

侯 隴

序 一

蔡廷樞

中國不幸，戰亂頻仍。鴟張之徒，已肆奸於內；而虎狼之敵，復覬覦於外。遂使炎黃神胄，日漸凌夷，故國山河，半淪夷狄。溯自海禁初開，帝國主義者，各挾其堅甲利兵以我國爲魚肉，當時國勢岌岌可危，滅亡之禍，迫於眉睫。乃各國之均勢已成，遂互相牽制，而轉以我國爲各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之尾閘，迄於今日，僅免滅亡之慘禍，復輾轉於經濟抽剝之桎梏下者，凡二十年。邇者，世界經濟恐慌，使各國財政陷於破產之境，各國爲挽救其經濟危機，遂加緊抽剝各弱小國家以爲取償。而各國在中國之均勢以失，強暴者更思以暴力劫持，造成獨占之形勢，此九一八事件及一二八事件所由起也。一二八淞滬抗日戰事發生，本軍守土有責，奮起抵抗日軍之武力侵略，當時雖事起倉卒，而臨難不苟，尙能予頑敵以創懲者，則全國忠勇奮發之民衆，及海外各地僑胞贊襄扶掖之功也。現在敵寇之侵凌益亟，而我輩之責任未盡，應如何夙夜匪懈，團結一致，以共赴國難，則此心耿耿願與國人共勉之。侯君曜著復活的國魂一書，借淞滬抗日戰事，發揚愛國殺敵之精神殊有足多者，書成因爲之序。

二一·八·十五。

序 二

黃強

去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本軍方致力剿赤於贛南興國之間，當時全軍將領，痛國土之淪陷，恨敵人之橫暴，未嘗不奮拳激張也。及後和平統一成功，本軍奉命移師東南，捍衛淞滬；何期東北之烽烟未熄，而東南之侵凌又至。本軍凜於軍人守土之責，恪遵國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國自由平等之遺言，不忍錦綉山河，再淪於異族，故決然奮起抵抗此無理之侵略，爲中華民族稍伸正義；此固軍人所應爾，亦國民革命所必由之正道也。自帝國主義者肆行侵略，利用軍閥爲其虎俵，遂使中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人民瀕於經濟破產之絕境。故處今日而言救國，而欲完成國民革命，自非掃盪國內一切軍閥，抵禦帝國主義者之武力侵略不可。但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苟非全國民衆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則不能有成。本軍守土衛民，分所當然，何敢引以爲功？所望此後凡我同志同胞，凜冰霜之戒，急起團結一致對外，以竟革命全功，奠國基於永固，則誠中華民族之榮光也。侯曜君爲本軍抗日之事，特著復活的國魂一書，索序於予，書數語以應之。

二二，八，十五，

序

當民國十五年以前，我正服務於上海新聞界，那時中國的電影事業，正在萌芽時代。侯君東明，在長城公司任導演，我因為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他。我倆一見如故，談得非常高興，那時他正把莫利哀所著的小說「偽君子」改編電影，演員中缺少一個持重的青年；我當時對電影固然很有興趣，但銀燈生活卻沒有嘗試過，我將預備嘗試的事告訴了侯君，他就派我當這個演員。這是我們合作的開始，同時給了我不少電影場中經驗。

後來侯君應黎民偉君之邀，服務民新公司，因為我們意氣相投，他使拉我同去，但幹了沒多少時候，因為大公報續刊的關係，我便祇得離開上海來到天津了。

在去年，纔知道和侯君相別的幾年中，他曾努力於各種的事業。目前他一方面在法商學院執教鞭，同時還在聯華影業公司任導演。「能者多勞」，這句俗語，侯君的確當之而無愧。

一二八淞滬的血戰，是中國人為民族生存起而奮鬥的表現；當戰時，我也正在上海，天天在敵人的炸彈槍砲下刺探新聞；直到戰後，我纔回到天津。而侯君呢，却運用他文學的天才，寫了這一本「復活的國魂」的

劇本。原先是預備應神州國光社之徵的，後來因為杳無音訊，而東北義勇軍正在劇烈地和敵人抗戰之中，這時候侯君把劇本送給大公報刊登，因為劇詞的慷慨激昂，很引起讀者的同情。刊完以後出單行本，侯君願意將書價所得，捐作抗日之用，他這一番熱血苦心，真不亞於在沙場殺敵之功。

淞滬的戰役固然停歇了，但所剩的斷垣殘壁，紀念着無限的創痛。侯君的劇本將當時的情景給刻畫下來，永遠留給世人一種很深的印象。同時，敵人野心勃勃的侵略不已，希望愛國的男兒們，都像十九路軍那樣的誓死殺敵，洗一洗不抵抗的恥辱，這纔不辜負了侯君寫這劇本的苦心！

朋友們！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激發民氣，誓雪國恥的作品。有文學天才的朋友們！你們也跟着侯君而繼起，來喚醒我們的國魂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國難嚴重之時 何心冷序於大公報社

自序

我相信筆桿和槍桿在國難臨頭之際，是有同等的功用和價值的。槍桿可以殲仇，可以殺敵，可以毀壞一切障礙我國家自由獨立的惡勢力。筆桿可以振民氣，可以醒國魂，可以掃蕩一切自私，自利，自暴，自棄，虛偽，狡詐，怯懦，苟且，貪婪等等盤據在國民心中的邪惡惡習。可以留存及傳遞一切悲壯，哀痛，激昂，憤慨，沉悶，憂鬱，歡欣等等精神情緒於人間後世。槍桿和筆桿可說一是攻物的利器，一是攻心的利器。我們想救水深火熱中的同胞，風雨飄搖下的中國，就非分工合作的同時運用這兩種利器不可！

現在十九路軍及其他忠勇的軍人，已經用槍桿夾着血和肉來抗日救國了。我們沒有機會拿槍桿的人，又怎能不用筆桿蘸着淚和墨來喚醒國魂？這個就是我所寫『復活的國魂』的動機！有悲壯的歷史，方能產生悲壯的文學；有悲壯的文學，纔能流傳悲壯的歷史！這是自然的道理。

本劇的結構是以十九路軍一個無名的英雄傳令兵為線索，以全體忠勇將士抗日的悲壯事實為骨幹，以詩劇的體裁，表現新浪漫派的格調，更以經濟實用而適合於舞臺上的表演為着眼。本劇的材料與選擇，是以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民抗日的翔實而悲壯的事實為主要成分；作者不過更參以少數歷史上的材料作陪襯，和想像

上的愛國情操爲渲染而已。作者自知藝術手腕欠靈活，所以不得不在序文裏面大略的說明本劇結構取材的要點以幫助讀者的了解。

我在十年前，曾經寫了一本以韓國獨立運動爲題材的戲劇「山河淚」（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三年前，曾經寫了一本以張作霖被炸爲題材的戲劇「皇姑屯之一彈」（瀋陽長城書局出版）；連現在所寫以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一役爲題材的戲劇「復活的國魂」，已經拿過三次筆桿作抗日的文學了。然而對於日禍之侵凌，仍是無補於事，這是何等的痛心！

如今，「山河淚」的版，已在上海被日軍炸成灰燼了！「皇姑屯之一彈」的版，已在瀋陽被日人整個拆毀了！「復活的國魂」呢？出版後能否不與「山河淚」，「皇姑屯之一彈」，同其命運，我不敢說，我不忍想！

侯曜序於天津。二一，七，二二。

劇中人：

軒轅皇帝之靈。

岳武穆之靈。

戚繼光之靈。

俞大猷之靈。

十九路軍第一個抗日死難士兵之靈。

魔鬼。

秦檜之枯骨。

傳令兵某甲——十九路軍前線總指揮部傳令兵。

某甲之母。

某甲之未婚妻。

某甲之妹。

鄰人某乙。

某乙之妻。

蔡廷楷——十九路軍軍長。

黃強——十九路總指揮部參謀長。

趙一肩——十九路總指揮部參謀處長。

沈光漢——十九路六十師師長。

李盛宗——十九路六十師副師長。

毛維壽——十九路六十一師師長。

張炎——十九路六十一師副師長。

區壽年——十九路七十八師師長。

譚啓秀——十九路七十八師副師長。

劉占雄——十九路一百十九旅旅長。

鄧志才——十九路一百二十旅旅長。

張勵——十九路一百二十一旅旅長。

黃固——十九路一百五十五旅旅長。

翁照垣——十九路一百五十六旅旅長，兼前線總指揮。

丘國珍——十九路一百五十六旅主任參謀。

人民代表四人。

傳令兵一人。

救護隊二人。

參謀，副官等數人。

第一幕

時：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以

後。

地：廣州市外白雲山麓的一個小村莊。

景：殘月一輪正掛於山巔，慘淡地照着幾間竹籬茅舍。

人：傳令兵甲，其母，其妹，鄰人乙，乙之妻，

黃帝之靈，岳飛之靈，戚繼光之靈，俞大猷之靈，
十九路軍第一個抗日死難士兵之靈，魔鬼，秦
檜之枯骨。

（開幕即見傳令兵甲斜倚着他家門口的一塊石上，
睡着，漸入夢境的神情。舞台上之光由明而暗，
後復由暗轉明。）

黃帝之靈——從天上飄蕩着降落，獨唱：

想當年，

戰涿鹿，

斬蚩尤，

統一天下！

東至海，

南及江，

西至崆峒，

北逐葷粥，

創下了五千年古國，

皇皇華夏！

到如今，

國光日暗，

國權日喪，

國恥日增，

國運恍如紅日西斜！

唉！子孫不肖，

祖宗遺產一任他人占霸！

華胄聲威一任他人笑罵！

我心如刀割，血淚向誰灑？血淚向誰灑？

（黃帝搵淚對月長嘆。）

想當年，

制六書，

演陣法；

推歷數，

定律呂；

教蠶桑，

播百穀；

建宮室，

造舟車；

植下了五千年中華文化！

雍容深厚，燦爛光華！

到如今，

竟將家寶，視作殘磚敗瓦，

東抄西襲尙浮誇。

發揚光大，有誰也？

國粹日絕，

國性日滅，

國風日劣，

國魂恰似雪後殘花！

唉！不肖子孫！

罪無可赦，罪無可赦！

（黃帝怒目向四方注視。）

四方遙望了，

只見昏睡沉沉，大夢不覺！

臥榻之旁，已盤據着許多魔妖！

家門之外，已窺伺着許多虎豹！

田園之內，已滋生着許多野草！

親愛的子孫！爲甚全不知曉？

不肖的子孫！爲甚猶在夢中歡笑？

（此時隱隱聞虎豹之聲。）

醒！醒！醒！我的子孫，

猛虎已在東北張牙舞爪！

狐鼠已在關外縱橫亂跳，

三千萬的同胞已被家吞蛇咬！

起！起！起！我的子孫，

惻忍之心已在燃燒！

羞惡之心已在怒號！

是非之心已在活躍！

唉！我在這裏舌敝唇焦，他們在那邊仍是春眠不

曉！

（皇帝頓足椎胸。）

長江啊！大河啊！

借你們怒號的濤聲，

爲我寄語不肯！

禍福無門人自召，

興亡成敗非天數！

莫讓滔滔流水，

流不盡血淚哀潮！

（黃帝傾耳靜聽，一會兒復唱：）

長城啊！偉大的長城！

你屹立邊關，閱盡興亡多少？

如今自由黑水間，

劫後的哀鴻，尙有多少悲叫？

如今綠酒紅燈畔，

偷生的人畜，尙有幾許逍遙？

長城！你爲甚無語？怕立西風，獨向斜陽慘笑？

（黃帝西向對崑崙山。）

崑崙山，

何巍巍！

華胄發祥地！

想當年，

生於斯，

食於斯，

感受了山靈奇氣。

逐苗獠，驅夷狄，

九洲萬國，拱服漢族威儀！

到如今，

子孫不肖，衰頹委靡！

我回首天西，

實對崑崙慚愧！

（黃帝回頭，偶注視東南方，大驚。）

東北恥，

猶未雪！

東南禍，

今又烈！

看倭夷！又向瀟灑猖獗！

衆子孫！速團結！

保我國與家，惟有鐵與血！

唉！倭愈橫，我愈怯！

空悲切！

孤憤向誰說？

（黃帝焦急萬狀。）

岳飛之靈（一面唱着滿江紅一面登場。）

怒髮冲冠，

憑欄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了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唱畢向黃帝爲禮○）

軒轅黃帝！

軒轅黃帝！

不肖子孫岳飛，

在此叩請！

黃帝之靈（向跪在地下的岳飛唱：）

岳飛！岳飛！

我的好兒孫！

免禮！免禮！

（岳飛再拜起立○）

你盡忠報國，

我見你十分歡喜！

你禦侮有功，

實爲漢族揚眉吐氣！

你今天爲何到此？

岳飛之靈（答唱：）

怒髮沖冠，

氣塞胸頭！

恨倭寇，

蹂躪我禹甸神州！

復活的國魂

溯自元衰，

倭患始有。

在明代，

我南東沿海，倭患時憂。

至清季，

倭患不堪回首！

租旗順，

借大連，

占澎湖，

割台灣，

復奪我高麗琉球！

到民國，

倭患更似風狂雨驟！

二十一條亡國密約，

強我接受！

縛我手，

扼我喉，

親善美名假向我耳邊狂吼！

濟南城蹂躪方休，

皇姑屯毒計已售，

萬寶山碧血剛流，

縱橫鐵騎，又踐踏我長白山頭！

報我百世讐仇，

復我江山依舊，

我願到人間，將子孫拯救！將子孫拯救！

黃帝之靈（歡悅，答唱：）